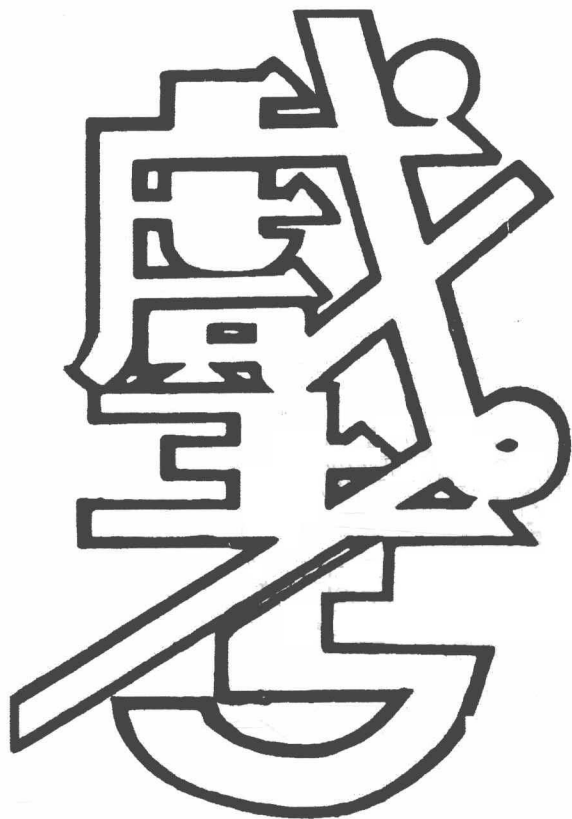




冊 十 三 第

行 印 局 書 東 大 海 上



册 十 三 第

行 印 局 書 東 大 海 上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再版

戲

考 (第三集)

圖 (全十冊定價大洋三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中華圖書館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應路三五一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應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濟南 哈爾濱 杭州
長沙 南昌 雲南 廈門
徐州 廣州 新加坡
汕頭 天津 瀋陽 梧州
北平 漢口 重慶 開封

大東書局

戲考第三十冊目次

黛玉焚稿

關公顯聖 一名 二本麥城昇天

三雅園 一名 擊余喬龍

香妃恨

太平橋

飛叉陣 一名 馬援歸漢

哭祖廟

晴雯補裘

打刀 一名 吳衍能

賈政訓子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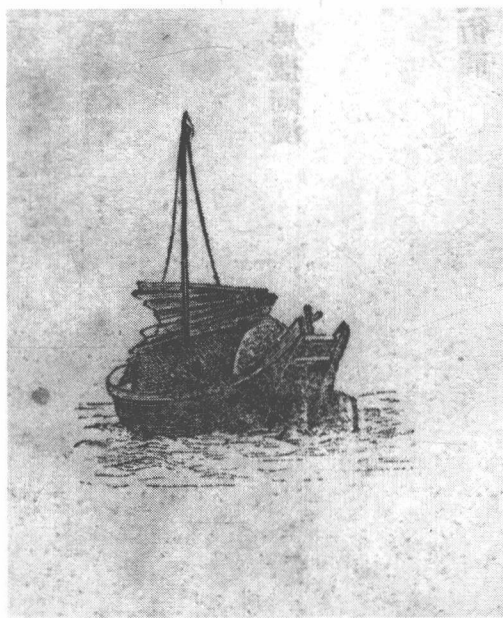
次

考

戲

目

次



二

戲考第三十

鏡根編次

志強正曲

大錯述考

疑初校訂

戲

考

●黛玉焚稿

世間女子。姿質恆見柔和。心思每多執拗。處富貴之境如是。處貧賤之境亦如是。根於天性。不可以人力爲之變化。往往輕易尋短見。甘心入於枉死城中。誠可哀也。惟通達世故人情之女子。則不然。此出於強制。非自然也。林黛玉之才貌。實爲賈府姊妹行中之翹楚。賈寶玉亦格外鍾情。獨惜執拗之天性。不能陶鎔。於是自恨自憐自悲自歎。周旋晉接之間。苟有語言拂逆者。動輒以兩淚交流爲結束。賈府中人。由上而下。由尊而卑。無一不稱黛玉之性情古怪。黛視薛寶釵之落落大方。大有區別。賈母及王夫人之疼愛。遂成有口無心。卽王熙鳳不用掉包之計。亦難收婚姻之效果。黛玉喪命。實則自取之咎。非熙鳳之罪。更非賈母及王夫人之罪也。黛玉不知責備自己。至彌留之際。大呼寶玉數聲。所謂至死不悟者矣。然黛玉於

黛玉焚稿

無意之中。聞傻大姐之言。頓失知覺。匆匆至寶玉臥榻前。不發一言。相對癡笑。回瀟湘館。未曾入門。已先嘔血。喘息不定。將寶玉所題之害怕。平素所作之詩稿。悉舉而投諸火。其情其境。誠屬可恨可憐可悲可歎矣。樞老述考至此。不禁爲之揮涕。劇本事實。檢閱金玉緣小說九十七回。便知詳細。

（彩霞玉釧二婢引王夫人上引）夫君外放。兒女事越地牽腸。（白）妾身王氏。只因寶玉這個孽障。年已長成。男大須婚。時嘗記望心下。近日老爺外放江西糧道。不知多早晚才得回來。我想趁這檔口。成全了寶玉合寶釵兩個的金玉姻緣。一來親上做親。二來了我一樁心事。不免叫鳳丫頭前來斟酌一番。彩霞。（霞白）在。（王白）你去請璉二奶奶過來見我。（霞白）是。（下）（霞復上白）璉二奶奶來了。（王熙鳳上白）年少當家。重閨喜下人害怕。參見太太。（王白）罷了。一旁坐下。（鳳白）謝坐。太太呼喚。不知有何吩咐。（王白）鳳丫頭。我想你寶玉兄弟。合寶釵妹妹。如今都是成家的時候了。現在老爺不久就要出門。我打算稟明老太太。趕早替他們辦了喜事。你看老太太的意向如何。（鳳白）老太太的心是最活動的。從前最是疼愛林妹妹。都以為是有恩給寶兄弟做親的了。

誰知一金一玉。咱們帶頑帶笑的說起姻緣來。老太太却變了心了。固然是林妹妹身子瘦弱。性情古怪。失了老太太歡心。然而咱們所說的話。却也有大半功效。如今只有對老太太說。寶兄弟的病。是爲得丟失了玉起的。應當替他結親。一來也冲冲喜。二來借着寶妹妹的金鎖。一定可以引得寶兄弟的玉回來。便不怕老太太不依了。(王白)你的計算很好。就此回明老太太去罷。(同下)(鴛鴦琥珀二婢婢傻大姐扶賈母上引)華髮盈顛。人臻大年。(坐下)老身史氏。自到賈氏門中。六十餘年。一生順境。福祿過人。這也罷了。只是我最愛的孫兒寶玉。近日病得十分糊塗。如何是好。(王夫人王熙鳳同上王白)參見婆婆。(賈母白)罷了。一旁坐下。(王白)謝坐。(鳳白)請老祖宗安。(賈母白)罷了。你娘兒二個來得正好。這二日寶玉的病。還是呆呆鄧鄧的。醫治也不見效。你們有何方法。(鳳白)老祖宗不問。太太也想來回老太的意思。是想替寶兄弟辦喜事。冲冲喜。寶兄弟一定就好了。(賈母白)我也是這般想過。只是我最疼的是寶玉。便是寶丫頭那孩子。也很可憐。替他們辦喜事。須得熱鬧一場才是。如今做親冲喜。一定簡便得很。所以我不肯說出來。(鳳白)老祖宗要知道。這冲喜是一層。還有一層文章呢。一個是玉。一個是金。天生的配偶。金的來了。那玉也就可以

戲

考

招回來。(賈母白)有點道理。(鳳白)只是事不宜遲。老爺上任去了。這事又耽擱了。(賈母白)你這麼說。我的主意決定了。快請老爺來。我對他講。(琥珀白)是。(下)(琥珀復上)老爺來了。(賈政上白)新膺簡放。君恩沛。又奉傳呼。命來。孩兒參見母親。(賈母白)你且坐下。我有話講。(政白)謝坐。(賈母白)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却放了外任。要去做官。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又病得糊塗。我昨兒叫人去替他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是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不然便恐難保性命。所以我叫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裏。你二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政白)老太太當初疼兒子是怎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不放心的。因為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甚麼病。(王目視賈母白)你就叫寶玉出來。見見他老子。(王向內白)(襲人扶寶玉上)寶玉見賈政。襲人暗叫寶玉請安。寶玉請安畢。癡立不動。(政白)咳。仍舊扶他進去罷。(襲人扶寶玉下)政起立白)老太太這大年紀。想法子疼孫子。做兒子的怎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便了。只是姨太太那邊說

戲

考

明白沒有。(王白)姨太太是早已應承了。(政白)還有一層難處。貴妃夢逝。寶玉照已出嫁的姊姊。應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還有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日怎麼趕辦得及呢。(賈母白)這個不妨。只要你肯給他辦。我自然有道理。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去求他。只說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些也罷了。現在寶玉病着。并不叫他成親。不過是冲冲喜。再者姨太太曾經說過寶丫頭的金鎖。只等有玉的才是婚姻。或者寶丫頭過來。因他的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嗎。(政白)老太太想的自然妥當。就照老太太的主意就是。(賈母白)如今說定了。我就定了。我就叫人辦起來。你去懣懣罷。我也要懣午覺了。(政白)是。(下賈母白)你們都聽見了。你娘兒兩個商量着辦罷。(衆同下)襲人急上合掌向天介白)呵呀天呀。我襲人盼望幾年。到今日才得稱心如願。寶姑娘做了寶二奶奶。真是我襲人的造化了。嚶呀不好。咱們二爺。心裏只有一位林姑娘。要是知道。替他定下了寶姑娘。不定要鬧出怎樣的大亂子來呢。這這這便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回明太太。大家從長計較才是。(急下)王夫人王熙鳳上王唱西皮搖板)適才奉了婆婆命。(鳳唱搖板)一切事兒我担承。(王白)適纔老太太吩咐。如何過禮。如何

戲

考

妻親。應當通知姨媽知道。我都交給你了。（鳳白）是。（襲人上唱搖板）要將寶玉真心事。報與堂前太太知。（跪介）（哭介）太太呵呀。（王白）兒呀好端端的爲甚麼哭將起來。（襲白）奴才有一句話。是不該說的。是不該說的。是關係二爺的生死。奴才卻不敢說。二爺的親事。老太太與太太已經定了寶姑娘。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太太看看。二爺平日還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王白）他二個自小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白）太太那裏知道。二爺和林姑娘豈但好些。前年夏天。老爺叫二爺去見客。忘了拿扇子出了。我趕着送去。誰知二爺一時錯認了奴才是林姑娘。說了許多的心腹的話道。甚麼我有一顆心。已經給妹妹了。便是那年紫鵲說了一句。林姑娘要回南去的頑話。二爺便急的病了。所以奴才看起來。如今給二爺娶寶姑娘。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是稍爲明白。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襲人起旁立介王向鳳白）你有什麼主意沒有。（鳳白）主意是有一個。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噪鬧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了。瞧他神情怎樣。要是他全不管。那就辦了喜事之後。再打主意。要是他有些歡喜。這事就要大費周折了。（王白）就算他歡喜。你怎麼辦。（鳳白）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咱們管着寶妹妹。只

戲

考

說他是林妹妹。及至娶了過來。知道是寶妹妹了。寶兄弟向來是在姊妹面前要好不過的。那時還怕他敢得罪寶妹妹嗎。(王白)這倒也是個辦法。咱們去回稟老太太去。(王鳳同下)(襲人弔場笑介)(傻大姐笑上白)二爺辦喜事。這會子要熱鬧了。只是一樁事。我要問姐姐。又是寶二奶奶。咱們這可怎麼叫呢。(襲人打介)小蹄子喜歡開口亂說話。我告訴連二奶奶治你。看你再敢亂說麼。(攔住)耳拖傻哭介)姐姐我不敢說了。姐姐我不敢說了。(同下黛玉上唱西皮倒板紫鵑暗隨)怨西風。催落葉。閒階墮遍。(轉慢板)只留得。萬竿竹。蕭瑟無邊。這壁廂。怡紅院。室近人遠。那邊廂。蘅蕪院。衰草殘烟。剛行到。埋香塚。芳心輾轉。又聽得。沁芳閣。流水鳴咽。不由人。思往事。心魂驚顫。可憐我。苦延捱。幽怨年年。(掩淚介紫白)姑娘無緣無故。又要傷起心來。為何這樣的作踐自家身體。(黛玉)咳紫鵑。你那裏知我的心事。(泣介)(紫白)咳。姑娘不是紫鵑多嘴。姑娘上有老太太鍾愛。又有老爺作主。姑娘也忒過慮了。(黛玉不語介袖中覓巾拭淚不得巾介白)呀。紫鵑。剛才出門匆促。却把手巾忘了帶來。你快回去取來與我。(紫白)是。但是姑娘不要走遠了。(下黛玉)紫鵑說話。倒有些意思。咳。只怕不能如願。呀。前面一片芙蓉。花枝零落。那湖山石畔。不

戲

考

是寶哥哥當初祭晴雯的所在麼。我想晴雯不過是個丫頭。他却是生死不忘。難道便將我忘了不成。這真是我過慮了。（傻大姐哭上走至石山旁大哭黛玉）那裏有人啼哭。莫非是學我葬花。（看介）噯呀。原來是一個傻丫頭。你爲甚麼啼哭。（傻白）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兒。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該就打我呀。（黛玉）你姐姐是誰。（傻白）就是襲人姐姐。（黛玉）你叫什麼名字。（傻白）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介白）你姐姐爲甚麼打你。你說錯了甚話了。（傻白）爲甚麼呢。就爲了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呵呀。（退介靠太湖石山介定神介白）寶二爺娶寶姑娘。你姐姐爲何打你。（傻白）我們老太太合奶奶商量了。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就趕着同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頭一宗給寶二爺冲甚麼喜。第二宗。（笑介）趕着娶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我又不知他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噪鬧。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只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怎麼叫呢。誰知襲人姐姐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頓。還要回明上頭撵我出去。我不知上頭爲甚麼不許言語。他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哭介黛玉呆介）（傻大姐止哭看呆介黛玉介白）你不許混說。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傻白吐舌）

戲

考

下) (黛發怔介拭淚白) 呵呀。(唱搖板) 從前錯認真情理。我拿住情根死不鬆。今日恍然醒大夢。呵呀天呀。五年心事一場空。(紫鵲持巾急上白) 姑娘教我好找。原來在這裏。姑娘你怎麼走回來了。是要往那裏去。(黛白) 我問問寶玉去。(急走介紫白) 姑娘慢走。小心跌倒了。(黛玉逕下紫白) 咳。可憐我的姑娘呀。(掩淚下)(襲人扶寶玉上唱搖板) 虛飄飄。蝴蝶夢。昏沈不醒。這身軀。好一似。踏霧騰雲。(寶玉向襲人笑介襲白) 我的老祖宗。爲甚麼只管傻笑。(寶玉點頭介白) 你叫我不笑做甚麼。(王熙鳳上白) 寶兄弟恭喜你。老爺釋了日子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呢。(寶笑點頭介鳳白) 老爺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呢。好不好。(寶大笑介鳳白) 老爺說。你病好了。才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樣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白) 我不傻。你才傻呢。(立起介) 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白) 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白) 娶過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 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生氣。不願見你了。(寶白) 你那裏知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替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我如何不好呢。(鳳白) 你不要多講了。你睡罷。(扶寶睡介)(鳳白) 襲人好生伺候他。(下)

戲

考

寶坐起笑介白）好了好了。林妹妹過來我便有了心了。（唱）林妹妹他與我。心心相印。到今朝。才成就。木石前盟。哈哈。（黛玉上紫鵲隨上襲人迎介紫鵲向襲做手勢介黛玉見寶笑介）（寶笑介黛玉頭笑介寶點頭笑介黛玉坐下介白）寶玉你爲甚麼病了。（寶白）我爲林妹妹病了。（紫鵲襲人對做手勢寶笑介黛玉笑介紫鵲白）姑娘回去罷。（攜黛玉起介黛玉向寶點頭笑介紫鵲白）姑娘回去憩憩罷。（黛玉）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了。（逕下。紫鵲追下。）（寶白）林姑娘那裏去了。（襲白）林姑娘回去了。（寶白）要去大家同去。（起立欲行介。襲扶住介襲白）你且憩憩再去。（寶笑介白）這回我有了心了。（下薛寶釵出閨成禮介紫鵲內白）姑娘慢去。（紫鵲追上白）阿彌陀佛。可到家了。（黛玉）我那裏有家。（嘔血介紫鵲扶介）姑娘醒來。（雪雁出同扶介黛玉醒介）苦哇。（倒板）一縷魂。從空墜。悠悠醒轉。（轉搖板）十七載。浮生夢。多少孽冤。可憐我。沒娘兒。寄人離畔。我的娘呀。到今朝。大解脫。快快升天。（紫鵲扶黛玉入房登榻介黛玉）紫鵲。雪雁。你二人爲何淚痕滿面。（紫白）姑娘剛才暈倒。我們沒了主意。因此啼哭。（黛玉）咳。噤丫頭。我要能夠早死。倒是好事。只是我那裏能夠就死。（咳嗽伏案介王熙鳳上白）怎麼林妹妹又病了。老太太過來瞧你。（黛

睜眼微笑介）（賈母王夫人上賈白）好孩子。你覺得怎麼樣了。（黛咳嗽介吐血介睜眼看賈母介白）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白）好孩子。你靜靜的養着罷。鳳丫頭。快叫人請大夫來瞧瞧。（黛微笑介白）老太太不必費心。我而今不久便可以見着最親愛的母親。我心裏是快樂的了。（咳嗽介賈白）好孩子。你不要胡思亂想。還是靜養爲是。紫鵲你們要好好的伺候他。（起介出門介）咳。事到如今。我也只好叫他聽天由命的了。（下王夫人鳳姐同下紫鵲送下捧藥上白）姑娘請用藥。（黛白）咳。紫鵲妹妹。這些草根樹皮。那裏醫得我心頭之苦。你何必再教我苦口。（躺下介紫拭淚介白）姑娘。紫鵲伺候姑娘。如今好幾年了。姑娘的心事。紫鵲也都知道。現在寶二爺病得十分糊塗。那裏會有娶親之事。姑娘何必聽信謠言。作踐自家的身體。（黛微笑介咳嗽介白）雪雁。籠上盆。我身上有些寒冷。（雪白）是。（黛白）紫鵲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人。雖然是老太太派你來伏伺我。這幾年。我拿你總當我的親妹妹看待。（咳介喘介紫鵲一手替他黛摩胸一手拭淚介白）姑娘。何必說這樣的傷心話。叫紫鵲的心都粉碎了。（哭介雪拿火盆上黛白）紫鵲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我起來坐坐。（紫白）姑娘還是躺着養罷。（黛白）我渾身疼痛。躺着很難受啊。（紫扶黛玉坐介雪

黛玉焚稿

一一

雁疊被塞黛背後紫鵲扶住黛介黛低頭呼痛介黛白（雪雁：你把火盆拿上前來。）（黛白）姑娘，只怕當不住那火氣。還是多加件衣。（黛恨介白）你拿上前來。（雪拿火盆上前介黛白）再上來些。（雪移火盆近黛玉介黛閉目介少頃白）我的詩本子。（雪雁找出詩稿與黛介黛點頭介眼望小箱子介雪雁呆介黛咳嗽介吐血介雪雁倒水與黛漱口介紫鵲用手帕拭黛玉口介黛拿紫鵲手帕指箱子介紫白（姑娘躺着罷。）（黛玉搖頭介紫白）雪雁妹妹，你把那箱子打開。想是姑娘要用手帕。（雪開箱取白手帕出交與黛黛丟過一邊介白）有字的。（雪雁尋出題詩舊帕介紫白）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黛接取手帕介看介咳介雪雁倒水黛飲介雪雁虛下黛又看手帕介白）黛玉呀黛玉，你好不糊塗也。想當初，俺一片痴心，爲他憔悴，又誰知薄倖的人兒，口是心非。到今日，拋撇下我，成就他的金玉良緣。咳。但願他二人，百年偕老就好。（撕帕介撕不動恨介紫白）姑娘阿苦自己又要生氣。（黛點頭介咳嗽介吐血介紫鵲扶介黛將手帕擦入火盆介紫白）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坐起喘息介白）掌燈上來。（紫白）雪雁妹妹點上燈來。（雪點燈上黛取詩稿緝介紫白）姑娘何必又費神思。（紫白）我心裏覺得虛空，倒想吃點粥水。雪雁你去替我弄來。（雪下黛緝詩稿介白）一生心血，如此消磨盡了。好